

萧乾文集

2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复2

萧乾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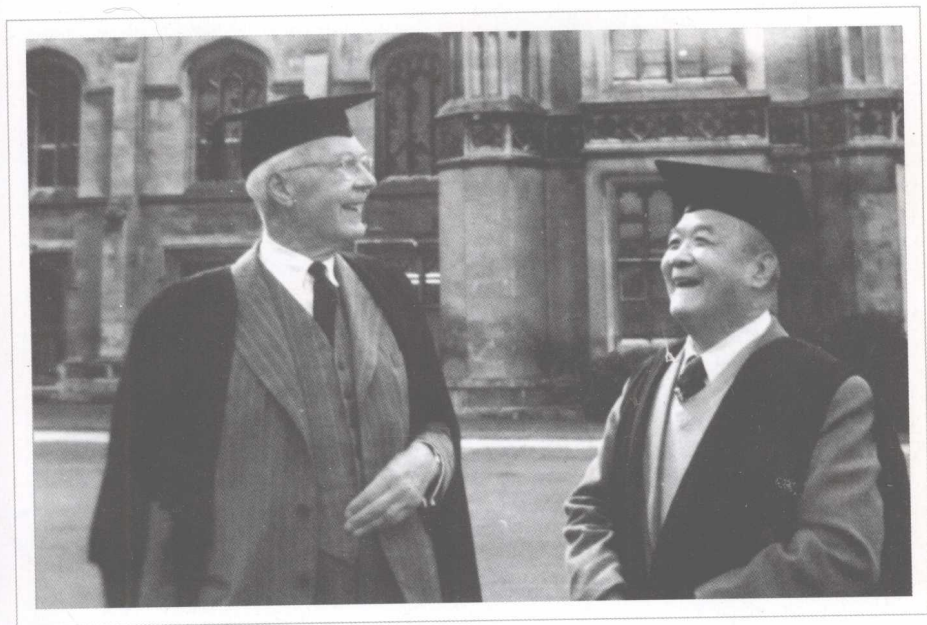
特写卷

傅光明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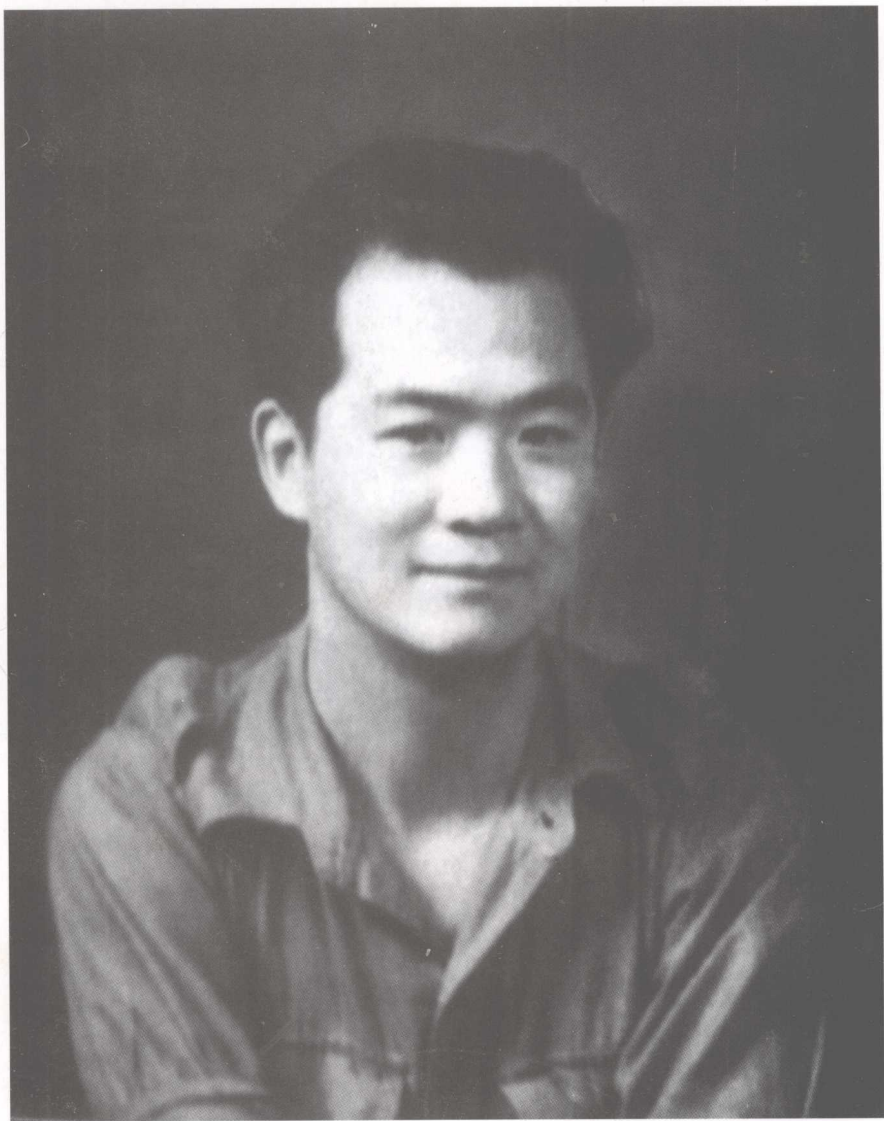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2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重返英国剑桥王家学院（1984年）



穿上“战地记者”军服（1946年，新加坡）

本卷说明

本卷为特写卷，收录作者自1935年9月至1945年9月十年间以记者身份所写的通讯特写，共七十二篇，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首次入集。除选自早年出版的特写集《灰烬》、《见闻》和《人生采访》的篇目外，其余均发表于天津、香港和重庆三地的《大公报》上。

目 录

平绥道上	(1)
鲁西流民图	(16)
山东之赈务	(20)
大明湖畔啼哭声	(24)
邳县的防灾工作	(28)
宿羊山麓之哀鸿	(31)
从兖州到济宁	(39)
灰 烬	(43)
刘粹刚之死	(46)
三个检查员	(60)
贵阳书简	(72)
安南的启示	(75)
伟大同情的化身	(86)
由香港到宝安	(91)
一个破坏大队长的独白	(100)
林炎发入狱	(105)
阻力变成主力	(114)
岭东的黑暗面	(120)
黑了都市亮了农村	(127)
教育流进僻乡	(139)

印缅友谊值得争取	(145)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151)
记坐船犯罪	(160)
赴欧途中	(170)
科学在第二次大战中	(176)
剑桥书简(一)	(181)
剑桥书简(二)	(187)
欧洲往哪里去?	(191)
战时英国印象	(198)
伦敦日记	(203)
欧战爆发后英国援华现状	(221)
战争与宗教	(227)
英国思想界之轩波	(235)
剑桥春季大辩论:英国应否积极援华	(241)
暴风雨前的英国	(247)
滇缅路开放之前	(256)
德军猛进声中英国国内的动态	(260)
欧战注脚	(264)
血红的九月	(269)
伦敦一周间	(277)
矛盾交响曲	(293)
银风筝下的伦敦	(299)
老伙计日记	(308)
妇女在战争中	(311)
伦敦城大过圣诞节	(316)
进攻的故事	(321)

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	(329)
民治国家特色之一	(342)
活宝们在受难	(346)
舆论·广播·宣传	(351)
衣食足然后可御侮 战时物质供给问题	(361)
疏散与失学	(366)
中央社伦敦分社记	(370)
祝旧金山会议	(375)
向旧金山会议提醒几点	(378)
论英国选战	(381)
由外面看	(384)
英美惩德论	(395)
波兰问题	(401)
积极的伤兵政策	(407)
(旧金山大会)大会开幕盛况	(412)
旧金山大会与中苏友谊	(414)
宋外长将访苏	(415)
美国关切我团结反攻,对日作战在加紧进行	(416)
英国总选期近 竞选激烈有如比剑	(422)
保守党仍有胜利可能	(428)
柏林一片残破	(434)
德境侨胞亟待救济	(437)
日本请降中的英伦	(440)
英国与东方	(444)
伦敦中英人士盛会	(447)

平 绥 道 上

年青人，(西北“夏国”的长者说)又来调查了。去年秋天才走了一批。年年一群一群的洋装学生跑来调查，追问我们有多少只“破鞋”，追问我们有多少杆烟枪，好用那个数目对付教员或读者。可是，这于西北民众有多少好处？你们自己说！你们逼着本地人带去逛“破鞋”，明里说是调查，去了也搂搂抱抱。高雅的，去看看古迹。在一块荒土的昭君墓前，凭吊凭吊，跑到禹王庙去便叩一个头。然后，你们原车回到了北平，挺着胸脯儿告给国人说，我到过西北了，而且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西北神秘的荒唐给了你们说谎造谣的机会，你们给西北的却是些什么呢？

我刚走到关塞，就给这样的一位长者拦住了。回去吧，他说，用其余的时候写一部《破鞋艳史》，你的报告不会比去了那边少惹人的注意。一个病人给十个医生戏弄地诊了脉，却没有一个给一剂定命药，吃后，对于一切医生都会讨厌的。你这调查者纵受不到西北民众的棒打，也决不会得到诚意的迎纳。

我不能回去是再明显没有的了。对饯别者我曾豪兴地述了我的行程，好像签了一纸契约，十五天之内，脚不沾北平的尘土一样。我怎么好意思在吃了人家送别饭的第三天，就被人在原来城市的

马路上发见呢?回去虽办不到,但这长者的话却给予我旅程上一个新的提示。

我答应他:我来看看,绝不用西北的大地名回去骗人,我的胆量只容许我沿着守着军警,设有旅馆澡堂的平绥沿线都市走,我自认看不到西北的灵魂。我答应他:我不去搜集烟枪的杆数,“破鞋”的户口。自知与西北解放和救助无益,也绝不骑在经济破产后西北特殊的娼妓身上,发散我在内地不敢发散的粗野,增加我这个年青人的罪恶。并请他相信我从没写过艳史,也不会把“破鞋”浪漫化了,在日报上给大都市住客们开心。我此行只是看看而已。如果我要说什么,也止于说所见到的,不引用惊人的数字,不诗化丑的现实。

我劝你别去,他不甘心地说,你偏要去。年青人好奇心盛,短不了点劲劲儿。我放你过去。但记住你才说的。别凭着调查者的执照叩西北的门。

我点点头,轻松地走出关去了。

二

关外的山峰像条条多筋的铜臂,余脉长长地伸入稀疏的小村舍中间。我们的车就在铜臂的阴影下爬,有时还要钻到铜筋里去。排排的油麦梳着车中人的眼目,葡萄架扎成蜘蛛网的形体。土的城墙笼罩着土的矮屋,城门处贴的是红锡包、美女牌烟广告。近河套肥沃的土壤盛开着罍粟花,颜色配置的冶丽,像在伫候内地诗人去徘徊。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着棕白诸色的马匹,嘶叫的声音惊不了山穴中沉酣于毒物的居民。

有哪个保守者还在追念着未现代化前的北京,我劝他出关去看看。齐整的方城还那么宁静。窄窄的街道晴时是香炉,雨时便是

泥粥。路旁摆着各行摊商。吃吃的拉锯声和丁当的打铁声伴奏着。粗大的汉子抡起大锤来，迎头一下，就是一团火花。菜馆门口坐了口叼长烟袋的掌柜，隔壁私塾里还有成群的孩子喊读着《孝经》。高额隆颅的蒙古人，负了被包沿街走去。到深夜还会有募修大雄宝殿的僧人，敲打木鱼金钟向你化缘。

关外的更柝分外清脆，街心的警察也见得忠厚而带点憨气。突然，一乘高鞍白马飞奔来了，尖锐的鞭声吓开了小辫儿驴夫。长袍绅士立在汉、蒙对照的布告前，朗声长读去年官家的令文。世家门前还悬着御赐的“文魁”匾，矗立着“节烈”牌坊。城隍庙壁上还保留着秀才的榜纸，经年的雨水冲不净历史的虚荣。

一匹骆驼惊了，路人一起在它后头追去。连小孩子都有胆量，有义气，就地抓把沙土向那兽物深陷悲戚的眼边扬起，想迷住这用大脚丫奔跳着的畜生。

当唧唧铜铃系在每匹骆驼的项脖间，稳重地向着长远，寂寥的天边迈进。

三

在地理的接近上和市面繁荣上，张家口是关外第一镇市。城倾斜地建在山坡头，城的高处是上堡，低处是下堡。这是横的分界，经过大水的教训后，民国14年建了一座清河桥。于是，纵来说，全市分桥东和桥西，桥两端都有省府树立的忠孝格言。

如果是夜晚下火车，站台出口道上照例是站满了旅馆的招徕人。每人手提一盏书明字号的纸灯笼，火龙似的一字排开，鸡鸭似地争抢着嚷出旅社的名字。每个声音都企图压倒另外的一个，结果除了一片嘶喊声随着灯光摇摆，什么也别想听见。

街上多是蘑菇店，高丽纸上写了“上等”、“顶上等”、“特别上

等”一类以“好”为起点的字样。补碗人担着挑子，响着铃铛沿街走。街心立定了黑衣的警察。不需要申斥，人都靠左边沿关桥走。走到桥头不由你不为那“忠孝仁信，礼义廉耻，诚诚恳恳，你去实行”的木牌所吓住。

白荷叶帽上刺了“奋斗”红字的是当地驻防军。紫红的脸，天不怕地扛了大柳棍在街上走。“这是老国民军！”

太阳一擦山边，夜游的人就由上堡倒下坡来，直倒进花园去。这是一个任人游玩的私有花园，进门处题的是“静观”。在小堂子里招待一天客人的娼妓，莫不需要一个时间呼吸空气散散步，于是花园柳堤上三五成群地徘徊着许多艳装女人。有养女的携着养女，没有的则或把另外一件漂亮衣服挂在臂上。商铺的伙友和社会人士有权利来瞻仰，论评，或飞一个眼风。因此，挤在红粉旗袍间的是些对襟小褂。家庭妇女来游的，没有一个男家属步步紧跟可不成了。

第一顿饭就遇到了有雅座的饭馆。（雅座据说即是有女人伺候的意思。）那是一个临近桥畔的小楼呢，座位选的刚好靠栏杆。一个未失村姑气的女人，黑粗的脸，穿了一件更黑的袍子，把身子伏在栏杆上，似在遐思，偶尔却向马路上的车座打一个招呼。她是要我来请的呀，但我没想及如何说第一句话，忽然，像是不屑睬这拙笨的食客似地她反过身了，由袋里掏出一团花红的东西，撇着嘴抽出来一件宝贝。那是一条印度绸手绢儿。平平地把它放在凳上，又去抽第二件。那是一个粉色的荷包。乃至使她那一团胜利品逐一地平放在凳子上后，见这食客仍在低头吃饭，于是，她喃喃地自语起来：

“三天工夫使去了多半瓶！”举着一瓶廉价的香水似骄傲又吝惜地说。

这无视同在者的夸耀招气了我，但我仍在喝着我的口蘑汤。终于，另一个饭客把她唤到对面小间去了。我无从眼见他们的亲昵情景，但我听见她在数说昨天什么副官请她听梆子戏的事。

街上灯火稠密起来时，许多闲散人堵在巷口去听布店的话匣子。刘鸿声的嗓子使这些欣赏者忘掉天气的燥热。点缀街景的仍不缺乏丽装的女人。而且我看见了那饭馆里的女人，臂倚在另一个女人肩上踉跄地走。

杂在食物铺间的妓馆门前热闹了。盲歌者携了弦乐器，向乐户的门槛处摸。

虽然马路上偶尔飞过一辆汽车，骡子车在这大市镇里还算是交通工具之一，就是这样一乘骡车，蓝的篷子，坚实的宣化府御者，爱摆耳朵的黄骡，把我送到赐儿山下。说本地名胜就数这里了，那条攀山的汽车路告给我们“要人”如何喜欢到这里来。

大境门确仍保持着镇威夷狄的气魄。巍峨的城楼壮壮地题着“大好山河”，旷敞的黄土道仍有着古往的意味。汉、蒙商贩，赶着牲畜向山沟处走。轿车下徘徊着寻食的猪仔。山上还留着古箭楼炮垒的痕迹，用那个，我们曾镇吓过别的民族。

四

像罗马战士胄甲的炫目，车到大同站时，特别是在夜间，站台上布满了闪烁的铜器。如定州眼药或滁州网篮一样，大同的铜商选本地最精致的出品供路过的行人买去作纪念。

被历年攻城军打满了窟窿的是城墙，那些炮火的痕迹向每个初游者诉说了这城在内战中的厄运。北门顶上已颓成只剩两三块随时可落下来的砖头，倒悬在稀薄的土堆上，向着每日在它下面路过的千万行人祝福。什么时候，也许为了一阵风，这两三块砖头高了兴，就会在一个行人头上落了下来。

古旧的凸凹式的城墙上盖着一座业已破旧的洋楼，尖尖的屋顶也曾遭到炮火的攻打。弓形的门楣上，一壁题着“云中锁钥”，另

一壁是“屏藩紫塞”。料想必是那位知府羡慕西方文明，在这纯东方式的高城上盖成这么一座高高的洋楼。

城门脸贴的是些“山西人吸山西省办的香烟”一类广告。革命的标语和破旧的匾额比赛着谁“老”。尖尖的瓜皮帽下皱着黄瘦的脸。一个漂亮的女人走过去了，许多批评者都兴奋起来。

恰巧是刚下过雨，拖车者的脚拔伸于半尺厚的泥粥里。泥路的两旁是铺户。“戒烟药丸”的条子斜贴在玻璃上，炕上横竖正躺着几个瘾者。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咚咚的鼓配着天国的歌声的是救世军。灰色的制服飞在快马上，溅起细碎的泥花。枯瘦的乞丐，唱着梆子腔，向着铺主要钱。八岁的姑娘，肋间系着粉色小手绢，立在一边悬着本省军事领袖，一边是本地最漂亮女人放大玉照的照相馆门前，嘴咬着手绢儿，呆呆地瞅着玻璃窗里托腮的娇态。

城中心区四牌楼，窄窄的十字路口堆满的是菜筐布挑。往东，那泞泥得像猪圈的路旁，屹立着九龙壁。粗壮的黄绿琉璃瓦的龙身交叉地爬满了一个高大的墙壁。周围有无数小龙条条地镶成了边缘。虽缺乏北海那块的光泽细腻，却有着更雄伟的气魄。壁前立着一些碑石，记载着这壁在某年旱灾时显了如何的灵。

受到历史的特惠，大同有着许多罕见的大庙。云冈的石刻，华岩上下寺和善化寺的泥塑之伟大，说明了北魏时中国统治者的魄力与佛教魔力。几乎每个庙都有着布满的壁画，各样表情的仙佛伸着细长的手指，在云端里逍遥坐禅，白的鸽和轻的燕，一群一群地环着那巨大的屋角飞，对着每个来者呢喃地道着时光之隐秘。

虽然“妇女应以瞭街为耻”的条子贴在武定街壁上，黄昏时分，人家门口还不缺乏一些艳装的女人，露出拙笨的笑颜。常为拉车问到的是：逛不逛“破鞋”。种类不同：明的，半明半暗的。包月，靠家，凭你选。多么难为情呢，当着她丈夫和女人调笑，回过手来还由那

驯顺的男人手里接一杯滚热的茶。“难道不嫉妒吗？”你向他笑。他会无言地又为你斟上一杯。

哪一户是好人家的呢，你会好奇地想。有了，好人家门楣上有这样的对联：“良民住户家，行人须止步。”其余的呢，谁也不知道。对一个稍稍耳闻此地风俗的生客，每个开着的门都成了诱惑，每个阖着的该也保持着相当的神秘。于是，纵使是平坦的巷路，街上也仍有着探险者。

这样一个大城没有一份报纸，谁相信呢。但我连县立图书馆都去了，也找不到一份！壁报，我也不曾见到。这些人，裸着油亮的背，呼呼拉着他们的风箱，丁当打着他们的铜器，笑着女人新制的衣裳。对于路的泞泥，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民国遭着如何的厄运，都似乎一律的漠不关心。由北门脸上那空悬着的两块威胁人命的砖，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地生活着哪。

这叫我想起，仅是交通便利也未见得就提高文化呢。

五

由大同，只要几十分钟的火车，就可以看到煤的世界了。多么富的煤田呵，黑黑的炭山，因为运不出，自己竟由核心燃烧了起来。

口泉地方虽然不大，给咪咪的小火车和耸立的大烟囱点缀得很像个工业区。站在由大同开来的小火车，看坡上停的矿务局的小火车，小得令人发笑。汽笛一拉，声音弱得像女孩子在捉迷藏时打的招呼，但带我去永定庄看晋北矿务公司岩村的煤井的却正是这样一种小火车。

转过一座山，入了可怕的境地了。煤堆上正走动几十个黑的脸，黑的臂，光着黑的腿的装煤手，用后脖颈顶着一筐筐的煤块往才驶进煤巷的货车皮里装。装满了四十吨，大家共同的平分着那一

块把钱。

沿着煤谷走上去，奔着那高耸的烟囱，奔着那隆隆的声音走，交错的小火车道上正滚着小煤车呢。下坡路的车飞似地跑。车由井口一送出，黑的人狂舞地骑在下奔的车上，龇着白牙，扬着黑手掌，高声喊着地就溜下山去了。苦的是上坡路。咧着红唇，揉着汗碱的眼，喘喘地缓缓地向井口推。

井口才是忙地呢。几根交叉的木条中间转着一个通了铁绳的滑车。直径丈余的煤口交换地升降着空车和煤车。当当的铃声，隆隆的车声，杂着在井口司事的喊声，令一个过惯宁静生活的人感到这些几乎不是同类。

这么的一个小井口每天有千五百人作工？我怀疑了起来，工程师是位直爽人，说，不信吗？带你去看看吧。于是，他发了一句话，随着，就有人抱来一堆衣服。蓝的褂子，蓝的裤子；高厚的牛皮靴，柳根编织的小帽。随着，他交了我一盏手提水电灯，一条木棍。

“别怕！”他笑着说。又拿一张蓝地白线条的地下路线图指给我看，什么地方已经采过，什么地方正在开采。“我们这矿最老实不过，伤人的事极不多见。”

我不曾怕呢，我在笑我的服装。肥宽的褂子，扁浅生硬的柳帽，白昼提的灯和手里那木棍完全把我扮成个丑角了。

煤井口的人们待我们一走出门来，就呈出突然的镇静了。待发的煤车子停顿在道岔口，推车人收住了狂肆的笑容。司铃人规规矩矩地立在井架旁。井上的绳子停止移动了。两架漆黑的升降机，淋着满身的汗，在伫候着我们。我懂得，这是上司到了。

走到机旁，工程师一定要我先走进那个大匣子。

“我进了地狱。”我心里说着。矿的恐怖我开始感到了，矿的悲剧将临到我身上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终于先他而迈进湿湿的煤车升降机里了。

我握住旁边的铁杆。当当，两声沉重的铃声招呼高车司机人的注意。随着，当当，更严肃的两声，我们就由地面沉下去了。

井边的一线光逝去了。机身增加了速度。呼呼的冷风袭人的骨髓。工程师微笑着，修理手里的那一盏灯，对这下坠，呈着熟习的坦然。机车达到了井底，他仍微笑着要我先走出来。

黑的洞，蠕动着黑的人儿。隆隆若雷的是煤车在窄轨上推动的声音。洞径的两旁不息地流着水，阴森的声调，阴森的漫流，像一条地狱的小溪。

呵，地狱，这是最能解释一切不过的名字了。呼噜噜，那边洞口冒出一串咧着白牙呐喊着的黑鬼，愁苦包着他们狰狞的脸，推着那地狱的车。为了两三毛钱，把自己埋在数百尺的地层下，一切听凭另一个神的安排。

矿里掘洞者为了生命却把生命押放到不妥的地方去了。扛了粗大的铁锤，硬向那煤壁上撞。撞，撞下来一块驯顺的煤，就被煤车推到井上去了。撞下的是一块黑黑的东西，并力地压了下来。这煤块便作了采煤者自然的墓土。

洞中还有着分段的办公室和随手的铁工，拉着呼呼的风箱，迸着地狱中碧色的火焰。

就着我们微小的灯光，我们钻进了说是最保险的一个洞。托着一颗怕死的心，我们屈了腰，偶尔扶一下两旁的石断层沿着流水走去。阴森森的煤洞垂线似地落着雨珠，腾着煤气的雾。工程师一路走，一路给我讲说着煤如何因为军事运输及关沟行车不便而不能畅运的话。恐怖的氛围使我愈走愈慢，终于，我们又为那高车带回地上。

像对着一个新工程师，井口那些煤黑子那么地看着我。包围着煤井的，是高车房，电力房，铁工厂，井旁一个口眼，冒着由矿里挤出的白煤烟。